益齋集

碑銘

有元高麗國清平山文殊寺施藏經碑

泰定四年三月庚子僉議政丞臣怡等令中謁者復于王曰天子之近臣司徒剛塔里中政院使忽篤帖木兒受命天子之后俾來以僧性澄寺人允堅等所進佛書一藏歸諸清平山文殊寺施緡錢萬令取其息為皇太子皇子祈福各聚其誕辰飯僧閱經歲以為凡且曰樹碑以亦

久臣等竊惟佛法入中國隨世興替且千餘

歲皇朝謂其道無為為宗有契于聖理廣度為
心有補于仁政尊信之尤篤今既以傳車輸其
書數千里窮山之中又立食本以贍其徒斯乃
佛者之華也名山福地在天下不為少不鄙弊
邑爰置祝釐之所斯則非惟佛者之華亦弊邑
之華也將大書特書誇耀無極況中宮有旨敢
不祗承請付執筆者以記於是以命臣某其銘
曰
於皇有元既世以仁陽春時雨亭毒九垠乃眷
金仙無為為教用其土苴利生禁暴是崇是敬

厚復其徒不徭不賦顯習其書其書千函浩若
烟海妙析毫釐廣包覆載律繇戒立論自定興
維經之演維慧之明路彼擾軒卓平羊鹿載熏
其香一林蓍菖俶裒于竺曰葉與難俶播于震
曰騰與蘭梁取其秕我嚌維穀訾石者唐我剖
維王伊澄伊堅服異心同既成法寶以奏爾功
天后爾嘉載謀之地曰維三韓樂善敦義維時
維王我出我甥祝釐報上允也其誠于國之東
之山之寺毋憚阻脩置郵往施發緡內帑俾轉
食輪可繼以守護王暨臣王拜稽首天子萬歲

天后是偕本支百世鯷岑石爛鰈海塵飛維功
德聚不騫不墮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
堂碑

至正五年五月乙未左副代言中正大夫臣仁
復傳王命于藝文春秋館若曰故平章政事上
洛府院君臣祐宦于上國甚見寵任而能盡忠
我有家今雖云亡予惟念之在懷其令領館事
臣某記其行實于碑用勸來耆臣謹按方氏世
為慶尚道吳城縣士族其曾王父佑賢贈河南

侯王父亮贈河南郡公父得世任榮祿大夫柱
國封義國公母金氏贈義國大夫人妻李氏密
直司使光時之女封義國夫人皆以平章故加
恩也平章小字小公忠烈王時給事宮中改名
臣祐齊國大長公主性嚴明左右有過毫髮不
貸獨以謹慎日見親信至元二十六年隨公立
入朝因謁東宮裕聖皇后一見留之賜名忙古
台成宗尊裕聖為皇太后特授奉正大夫掌謁
丞尋加通奉大夫泉府大卿武宗朝事壽元皇
太后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階正奉大夫兼

掌謁卿帝曰忙古台宣力宮省年且勞矣歡喜
其功皇太后曰忙古台自先太后時三今吾見
其益勤而未見其少懈也進階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依前將作院使掌謁卿又曰高麗人善揩
字孰能往使金書藏教以來非忙古台敏而能敬可
屬大事恭定皇后遇之益厚晉邸老瑞或毀之
后曰忙古台逮事裕聖門習法度非汝曹所及
特授太子詹事改徽政院使文宗天曆二年加
光祿大夫儲慶司使事七朝二太后參掌機密

斂納謀謨無不稱旨累賜貂裘珠衣帽金玉七
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鈔不可勝
計三年乞退東歸修禪興寺極其壯麗日往來
以致華封之祝聞召姻戚故人圍碁鳴琴蓋優
游者十餘年今上皇帝至正十年夏召還朝年
七十六精力不衰上異之賜金龍繡衣寶鈔萬
貫明年九月遘微疾庚寅卒于第特賜賵錢以
禮歸葬墳在禪興寺後岡即其寺以為祠宇哀
榮終始可謂無憾矣盡其忠于我者則至大間
遼陽洪重喜訢忠宣王鑽用事大臣求與王廷

辨平章入侍與聖宮色有不豫太后問其故曉
曰重喜高麗通良也顧今與王爲爾造耶且王
性剛必不能堪其辱臣恐不復見故主以此苦
憂耳因泣下霑襟太后感悟言之帝即日斥去
重喜皇慶初朝方蕃王八驢迷思率衆自歸詔
議將處之鴨綠之東平章奏曰高麗地狹多山
無耒田牧北俗居之必不樂徒令東民驚動或
不能接靖耳仁宗然其言而止祿守耶律希逸
爲征東省官既受命矣平章白與聖宮以爲高
麗樹功帝室非一世矣衣冠典禮不改其舊惟

世皇詔旨是賴今遣祿守等無乃非世皇意乎
於是有旨留祿守等勿遣倒剌沙之爲左相也
王立省之議甚力平章白中宮諭輔臣如前意
倒剌沙議詘事遂寢由是忠宣忠肅兩王皆體
貌之爵上洛府院君階三重大匡號推忠敦信
翼亮功臣今嗣王又命銘其功德垂耀無極所
以褒崇之者亦至矣竊惟國家世承皇朝釐降
之恩王宮侍從寅緣通籍子閥庭固矛爲少云
能以忠倖保其寵祿者幾希況能導宣德澤以
利父母之邦孝若平章者其可尚也已是爲銘

銘曰

大微宮庭彗彼四星皇位之側其一顯允方公迪簡海東入奉壼則其二既敏以明亦敬以誠乃宣乃力其三乃心恭桑拳拳不忘扶我宗國其四於繫禪坊有貌在堂時事無忒其五有圭者碑式儁銘詩後者矜式其六

大都南城興福寺碣

佛教之因果修善獲報猶溉根食實用能誘掖群迷以就功德京師南城之又南有寺曰興福去城市不遠蕭然有丘壑趣檀施者日來而釋子可以取養而修真也日高麗僧元湛購地五畝與其徒崇安法雲等肇基而堂之有長城郡夫人任氏亦高麗人自世祖皇帝時遇知於椒闈賞賚甚厚常思有以祝釐報上者莫為之計聞是舉也喜出楮幣若干緡以贍土木經營之費入腴田五十畝以充晨昏供養之需鳩工庀材上棟下宇經始于皇慶二年秋落成於延祐四年春薨桷之崇房櫳之縈於粲齋厨有嚴像設若有相之能事畢矣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熏席盖為其能精於戒律也嘻湛安及雲暨

任夫人去鄉國數千里不期而萃作為勝事力
省而功備茲非宿因之所致乎自時以往上以
奉福朝廷下以霑利生靈天宮既見身子之繩
大風不燼貧女之燈果報之說其亦有徵哉予
固東人而與湛葦遊敢辭文其語以諗來者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第十世別傳宗主重
續祖燈妙明尊者贈諡慧鑑國師碑銘并

粤若大浮圖出處語默皆非苟也出處係乎時
語默存乎機所以發明其道以覺後覺者也故
慧鑑國師其若時者乎諱萬恒俗姓朴氏考進
士諱景升熊津郡人也師以儒家子為僧幼穎
悟能自強於學長益不怠赴九山選中魁科拂
衣往楓兵夏淵移栖智異山飢不重求寒不襲
裘脇不至席者累稔跡晦而名彰忠烈王命住
三藏社其師曹溪圓悟和尚亦諭之乃往後歷
主朗月雲與禪源等社凡經情授若聵而聆若
酗而醒弟子至七百士大夫摳衣入社者不可
勝計中吳異蒙山見其文偈歎賞不已賡和十
數仍貽書致古潭之號皇慶癸丑太尉王謙居
永安宮安車卑辭邀至京城時方聚禪教名流

日以次講論師至棒喝風生辯若懸河王喜甚行同輿手捧譔加法號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袈裟衣裾帽襪先銀幣五十鎰以贐師還山悉以付常住不歸於私延祐己未七月遘疾將移栖遍告山前一夕南峯大木自仆赤梫亘山谷至八月十八日剃浴更衣修遺書自占葬地庵艾嘆侍者撾鼓披袈裟攜禪牀聲喝告別其略曰廓清五蘊真照無窮死生出沒月轉空中吾今下脚誰辨玄蹤告爾弟子莫謾捫空禪者景瑚問以去往之意則有何處不相逢渡

河不用筏等語拍膝叉手含笑而化闍維塔于寺之艮岡壽七十一臘五十八訃聞王心惻悼贈謚慧鑑國師塔曰廣照之塔初母鄭氏夢天降翠幕有童子肌肉如氷玉就視之遂合掌躍入鄭氏懷及寤如納斗大石胞中砭藥之不效以己酉八月六日誕師因名幕兒洎示寂帶方郡民名白太者夢師登翠幕天去恠而明日奔至寺師已逝銘曰

師之德溫而直淵而塞師之學博以約精以確海印其心獅子其音曹溪其任挺普照之鑰振

圓悟之鐸斲蒙異之堊道之所存王者屈尊重弊華軒賁于山門繹子旁午湊我法乳法乳斯普萬彙時雨匪晦而隱害富其擴匪作而奮疇究其蘊既善諸身克利于人刻銘貞珉焜燿千春

有元高麗國曹溪宗慈氏山禁汾寺寶鑑國師碑銘 并序

近世有大比丘推明佛祖之道以開來學曰普覺國尊其徒盖數百千人而能鑽堅挹深妙契啐啄者惟寶鑑國師為然國師諱混丘字丘乙舊名清玢俗姓金氏考贈僉議評理諱弘富清風郡人也娵黃驪閔氏女禱于福靈寺觀音像以忠憲王二十七年辛亥七月二十七日誕焉幼與群兒戲聚瓦石為塔廟休別面壁若有思念形貌端嚴性又慈祥故親戚目為小彌陁十歲投無為寺禪師天鏡祝髮以九山選首登上上科棄去從普覺學自詭非睹闕奧不止始普覺夢一僧來自謂五祖演詰朝師往謁心獨恠之及是嘆其敏而勤語衆曰吾夢有徵矣洎嗣席開堂其師衆規繩講若畫一而雍容閑雅過

之忠烈王賜伽梨法服累下批至大禪師德陵
即政特授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
國一之號皇慶癸丑德陵謝位處永安宮屢遣
中使輿而致之從容談道或至日暮於是諗國
王以祖宗舊例冊命師為悟佛心宗解行圓滿
鑑智王師兩王同摳衣請益前古未有既數年
乞退甚懇許之因命住瑩源寺寺本禪院元貞
中為智者宗所有以師故始復其舊焉至至理
二年冬十月感疾移錫于松林寺修遺書封印
付侍者越三十日盥浴說法別衆其略曰荊棘

林中下脚干戈叢裡藏身今日路頭果在何處
白雲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既乃還方
丈據床而逝師沉厚寡言學無不窺為詩文富
贍有語錄兩卷歌頌雜著二卷新編水陸儀文
二卷重編指頌事苑三十卷行叢林間中吳蒙
山異禪師嘗作無極說附海舶以寄之師默領
其意自號無極老人報年七十三僧夏六十三
王聞訃追悼贈謚寶鑑國師塔曰妙應仍命臣
某書其德行于碑臣聞佛氏喜言福智修己而
物應者也缺一於二不足以自立寧能信於人

乎師凡七增秩六錫號九歷名藍再住內院為
一國釋林之首受兩王函文之禮人無異論咸
謂之宜非所謂福智二嚴者疇克如是哉其撰
詞刻石傳亦後世臣可以無愧矣銘曰
夐彼心宗逾海而東厥派惟九道義其首繩繩
仍昆代有哲人守正矯失雲門之一博學篤行
麟角之明顯允鑑智俟其嫡嗣淵乎其懷卓乎
其才爰踵其譓王于禰于祖既主宗盟諸方盡
傾旁涉書史研精究理奮筆為文秋濤春雲王
于體貌寵以嘉號匪惟寵之北面以師釋林慶

賴師不自大掛錫雲山陰福區寰慧晷忽匿王
心是惻俾臣作銘揚芬億齡匪學斯悖匪思斯
憒有緇其衣勗哉我希

王順妃許氏墓誌銘

維皇元後至元元年歲在乙亥月日高麗國王
順妃薨春秋六十五姓許氏孔巖郡人也曾祖
諱京皇檢校尚書右僕射行禮賓少卿知制誥
祖諱遂皇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禮部尚
書翰林直學士承旨考諱珙皇匡靖大夫僉議
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世

子師贈謚文敬公配饗忠烈廟莫不才高視草
擅手筆於摛華任重調梅燮腰章於累葉而文
敬克勤克儉不吝不驕溫溫惟德之基蹇蹇匪
躬之故積善有慶不亦宜乎妃英精毓嫠冕質
方娥橫月玉簫感秦樓之鳴鳳映波羅襪步洛
浦之游龍至大己酉冊為王順妃無言成桃李
之蹊有信奉蘋蘩之祀綠衣之諷不興於時彤
管之書足信于世有男三人女四人長曰順正
君璹本朝錫爵稱府院大君天子疏恩拜翰林
學士次曰雙峯長老慈覺脫身紈綺抗志烟霞

被法匠之推尊號禪師而加大次曰懷仁君損
習狀鞮之語參虎衛之行例冢分茅何止說三
韓公族名揚剖竹久已為兩浙州官女長曰永
福翁主適襄陽君金臺彥次曰延禧翁主適中
書左承吉吉反懿妻知敬仲之賢苗氏見韋郎
之孝以今況古亦無愧矣次則伯顏忽篤皇后
也道大真以霓裳琴瑟之和已洽貯阿嬌於金
屋翟褕之寵俄崇妃由是芝綸得賜於華冠簟
茀親朝於蘂闥累內帑之珍錫奉璽命以榮歸
開紺宇之檀筵寫琅函之貝典祝釐報上可謂

至矣次曰慶寧翁主適慶陽君盧頊愛鍾於季
那無九十之儀配得其賢罔有二三之德今則
懷仁去水陸萬里想猶阻於訃音皇后處雲霄
几重義莫臨於哭位順正雙峯永福延禧並先
晞於薤露嗟永負於棘風故於妃之喪自斂及
葬唯慶寧翁主與慶陽君獨得以盡心焉屬纊
而哀動城崩蓋棺而淚傾河注以明年丙子二
月壬寅窆于德水縣甑山之原禮也且徵拙筆
用勒幽銘豈比蜀王枉殉佳人之鏡惟慚漢客
曾題幼婦之碑銘曰

於赫許宗興自國初世濟其美史不絕書文敬
謙謙敦儉慎德天胙陰功猶播有蘊儲祥夢迪
有女之英芙蕖讓麗蘭茝羞馨既沐銀潢載繁
玉葉寵溢門閭光增譜牒不寧一宗邦人仰之
不寧一邦天下賞之年踰耳順終始哀榮青烏
卜兆方相啓行欝彼佳城臨平之阜邦君之妃
皇后之母

推誠亮節功臣重大匡光陽君崔公墓誌
銘并序

完山崔氏自禮部郎中鈞死節西東一作賊為名

家其子甫淳相高王謚文定文定生奉御允偁
奉御生學士侶學士生贊成事毗一娶司宰卿
辛洪成之女生公公五易名阜璫琇實最後名
誠之字純夫號松坡未弱冠以進士及至亢甲
申第管記雞林入補史翰選為春宮屬隨德陵
朝元執政畏惡德陵百計誘之使去公笑曰窮
達在天怵於利非士也及大德末扶皇大弟定
內難擁立武宗皇帝公常居左右贊襄之人無
知者由朝顯摠郎六遷為三司左使階奉翊尋
轉僉議評理三司使僉議贊成事階重大匡號

推誠亮節功臣封光陽君德陵如吐蕃公之子
文度聞難馳赴道遇公與俱追至關西僧圓明
叛阻兵中南不得前事定踰隴抵洮鬼域之境
單騎不可行留洮上半年方還會本國人分黨
相訴朝廷議立省比內地公與前宰相金廷美
李齊賢等獻書陳利害遂寢其議瀋府僚佐又
疏國家得失將言之廟堂公獨不肯署最後主
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持紙筆請署公厲聲曰
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耶衆沮喪泰定甲
子上書求退得允以光陽君家居畜聲妓召賓

客清談雅笑不問人間事至順庚午感疾至七日癸亥卒于第壽六十五有司庇喪事謚文簡公公性剛直不妄語字畫楷正詩醞籍可喜尤邃陰陽准步之法任風憲選舉星官詞苑且二十年德陵眷遇終始無出古者嘗闢春場取安震等三十三人名士居多夫人金氏贊成事鈍村居士晅之女賢有行先三年亡一子前上護軍文度讀書喜程朱學先達皆從之遊一女適萬戶密直副使權謙云銘曰

為名家之嗣得其君而伸其志進以禮而退以義有賢妻以養其生有良子以送其死求之今時十無一二嗚呼光陽可無憾矣

匡靖大夫僉議叅理上護軍羅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甲申八月己丑匡靖大夫僉議叅理羅公卒王命有司吊誄贈謚良節其年十一月庚寅以禮葬于松林縣藥師院之北原公諱益禧籍貫羅州三韓功臣大匡諱聰禮十一世孫曾祖諱孝全皇贈太中大夫禮部尚書知都省事祖諱得璜皇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判戶部事致仕皇懷遠大將軍管軍二萬

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軍簿判書上將軍世子元賓諱裕為公考皇銀青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　將軍趙諱文柱之女
郡夫人為公妣娶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三重大匡判都僉議司事默軒先生閔諱漬之女生男女二人女適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上護軍崔文度男曰英傑令為奉翊大夫密直副使上護軍公自以將家子幼習武藝不暇讀書而天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訟毋夫人分家產別遺臧獲為口四十公諫焉曰以一男居五女之中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鳩鳩之仁夫人義而許之年十二受皇朝宣命帶金符為上千戶襲遠卒後襲爵為管軍上萬戶階虎德將軍帶三珠虎符忠烈王季年為神虎衛護軍賜金紫無僉議中事德陵痛革舊弊朝士一切罷黜於即官獨留公時命令一下百司奉行若恐不及公守法多所封駁權貴側目或撼以危言不為動落職十年方為檢校上護軍七年遷監門衛上護軍轉千牛衛無中門使掖左常侍三遷為匡靖大夫商議評理封錦城君年五十七授其子

世爵閑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材用捨
負手感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嘗一尹雞林三
鎮合浦廉勤慈惠南民至今稱頌之今王嗣政
起復為僉議叅理世所謂五宰者貌甚癯耳頗
重聽然臨事慷慨不少懈一日語判三司事李
齋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誡覆
轍吾其引避毋俱為十手所指公當云何齋賢
謝曰僕前以二三策曉執政者未見施行常愧
不能勇夫敢不惟公言是從後十許日聞公告
以病意謂欲遂前計嗚呼烏知其竟不起也亟

往吊哭而退子與壻繼而踵門乞鄙文將鑱石
納竁義不可辭受而為銘明日上書自免庶幾
不負公言於存沒也其銘曰
為官惠慈為將廉恥惟義之求不怵勢利由稟
受能匪學以致鏃而羽之入不此止顧予何人
晚辱知己敢負一言而謂公死
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三重大匡脩文
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
贈謚文正公權公墓誌銘
大德辛丑菊齋權文正公提衡春官齋賢幸中

丙第公妻以其子因得師事者四十有七年至
正丙戌公年八十有五其秋遘疾冬十月己巳
命左右扶起端坐而逝齋賢往吊痛哭其後數
日諸孤泣且告曰君為吾大夫人銘墓今大
人見棄將以後十月丁酉合葬于德水縣鉢盂
原所以兆侶幽堂又非君誰托於是退而敘之
曰公古昌權氏諱永字者卿後改溥而字齋萬
曾王父諱守平尚書左僕射王父諱韡翰林學
士考諱眴贊成事判典理致仕謚文清公妣盧
氏左諫議大夫諱演之女也公年十五舉進士
及己卯第中篇前試錄詹事府移國學學諭轉
博士拜右正言史館遷至僉議舍人又累遷至詞
林學士秘書監改右副承旨判禮賓寺事入密
直為學士至判司事遷簽書都僉議至贊成事遂拜
政丞判選部事加備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
司事階自朝仕郎至三重大匡館職自知制誥
至大匡文監春秋爵永嘉府院君號雅誠翊祚
同德輔理功臣又嘗為征東行省員外即郎中
王府斷事官未嘗一補外寄一見彈劾此其气
也夫人柳貞愼公陞一女封卜國生五子準宗

頂皋煦謙準封吉昌煦雞林謙福安皆府院君
皋知都僉議事文化君宗頂出家為兩街都摠
攝亦封廣福君長女適代言安惟忠次適府院
君李齋賢次適順正大君璹次適淮安大君珣
皆王氏一家九封君古未之有焉文清年高無
恙而公知貢舉及公以冢宰懸車吉昌引門生
稱壽公之二門生門生之三門生相繼掌試亦
可謂盛事矣遠祖太師金峯佐太祖有功賜姓
權世濟其美以至文清禱于福靈寺水月菩薩
像以中統三年仲冬十有一日日將晡而生公

戊子己未虛拱壬己之祿而互衝發之天機之
妙如此公溫乎春風湛乎晴空敬以事君誠以
事親睦於僚友惠於族姻目不睨粉黛口不商
財賄齒既壯雖子姪待之如賓爵既崇雖輿臺
遇之如尊嗜讀書老不輟註銀臺詩二十卷觀
者服其該博為詩文簡而警閔默軒瀆洪信齋
革每擊節歎賞而不以是自矜任政房十有三
年位宰相二十有二年而不以是自滿嚮用五
福不亦宜哉其銘曰
權系于金實繇雞林世侶德音其一丈人其承道

義孔富天畀貴壽其二克念公心克踐公行益篤
餘慶其一繩繩雲來遒爾戩穀不挺何卜其四
有元高麗國輸誠守義協贊輔理功臣辟
上三韓三重大匡彥陽府院君贈謚貞烈
公金公墓誌銘并字
公姓金氏諱倫字無已號竹軒又號戇村雞林
彥陽人也曾大父皇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贈
謚威烈公諱就礪大父皇太傅門下侍郎平章
事贈謚翊戴公諱佺考皇都僉議參理集賢殿
大學士監脩國史贈謚文慎公諱賡妣皇陽川

郡大夫人許氏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贈謚
文敬公諱珙之一女以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六
月二十有九日丁亥生公十七年庚寅哈丹寇
我疆我遷都江華文敬為冢宰殿國人之後命
公挈家以先公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
蔭補鹵簿判官轉典廐丞由別將陞郎將為牽
龍行首左都知右中禁二指諭拜神虎衛護軍
兼監察侍丞累遷獻部議郎典符令中門使兼
司憲執義提點典符密直右副丞旨以檢校僉
議評理階匡靖大夫出刺忠水益三州入為讞

選二部典書密直副使以慶尚全羅都巡問使
鎮合浦加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左
右使封彥陽君階重大匡號推誠贊理功臣又
加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號推誠守議協
贊功臣遂判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階壁
上三韓號加輔理二字此歷官出處太略也其
為護軍也洪忠正子藩舉以為辨正都監副使
有巨室與鄉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公閱其籍
曰此某代某相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茲
若干年矣齒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

奴之名一字微偏豈改魚為魯者乎某相諸子
俱有後當家置籍一本盡取而考其異同如其
言巨室遂詘其為侍丞也某甲乙二人爭家口
乙曰先世嘗訟于臺知臺姓許忘名別白而分
與之甲所得物故無由孽乙家幸得蕃殖因遺
火亡其籍甲乘災誣乙為兼并爾公默計歲月
曰所謂許知臺必吾家文敬公也命吏檢當時
印薄所分名數俱存以詰甲甲亦詘其精詳多
類此內臣挾憾手毆五品郎殿門公勅論甚嚴
無勅證左言不以實為內臣地者內臣者有

寵證左亦達官大族排根公左官為州時大僧
宮室及佛廟驅民就役使者旁午皆憚公非不
得已莫敢入境州人賴以息肩其鎮合浦也軍
將不敢以緩急私撓於民州郡不得以喜怒三
加於吏天子之使來觀之卒乘之肅號令之嚴
無不竦然以敬及與之游畋左右馳射舍援屢
中則又歡然以樂所至稱道不容口公嘗從忠
烈王入朝忠宣王日侯于邸從臣慕顧退縮公
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
禮毅陵見留京師五年瀋王得幸天子羞不逞

之徒誘脅國人上言願得瀋王為主公與弟元
尹禑獨不署名狀中或私於公曰違衆自異若
後悔何公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曹
頔構亂自速其死永陵命公訊其黨于巡軍萬
戶府一府嫉其從逆勇欲拷掠痛理公曰此輩
詿誤於曹頔指嫉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
骨必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馳其刑因感
悅首罪無隱永陵被徵道召公與偕公年過六
旬聞命馳赴數日及之鴨綠江至則丞相伯顏
奏令五府官雜問而力右頔黨頔黨多利口公

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為白鬚
宰相永陵得釋東歸襲爵四年讒搆蝟毛天子
賜以襲衣尊酒而籠普寔來繼遣朶赤頒德音
王出迎朶赤露刃扶王載一騎馳去公時家居
聞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詣籠普又知其不可以
義感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臣
犯天威恐有大譴公慷慨責之曰君臣父子也
子而救父孰以為罪畏罪不救可謂子乎於是
始議上書卒不果公終身憤憤形於言色公主
與嗣王訪公請謚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險舌

斂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舉正厥罪以明
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因疏其人罪惡上之兩宮
感悟轉呈朝廷授公改正贈謚二請表入奏謝
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顛擠道路以辱明
命未死敢不勉退而理裝行有日矣遽得風疾
十日不飲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趺坐而逝
實至正八年戊子二月二日也訃聞輟朝三日
官屯葬事贈謚貞烈公是月二十四日窆于大
德山感應寺之巽岡祔文慎公兆域遵理命也
公喜觀書多識典攷有問響應無疑仁於宗姻

信於故舊見其來必置酒竟日極歡聞其病每
市藥造門相視悃愊如漢吏而疾惡嘉善之公
無擇於戚踈曠達若晉士而愛君憂民之切不
渝於夷險故賢者慕其行不肖者畏其義街童
巷婦聞稱竹軒亦能知其為公也夫人副知密
直司事崔諱瑞之女先一年沒贈卞韓國大夫
人生七男二女曰可器版圖揔郎金海府使先
沒曰敬直重大匡陽城君曰宗烜出家為華嚴
師曰達岑亦出家為禪師曰淑明開城判官曰
希祖典理判書藝文提學曰承矩通禮門副使

女一適驪興君閔思平一適宗薄令金輝南亦
先沒輝南化平人與公非一金也庶出男曰穢
迹二女未適人某辱知於公見謂詩友而希祖
又委禽為子壻於其謁銘義不可負謹取李執
義達衷善狀隱括而為序且系以辭嗚呼風教
之移世也剛可使繞夫指兮方可使內夫枘也
鼎柱車不尚烹兮冠苴屨不愧弊也允也貞烈
兮溫而厲儼而和也松栢乎歲寒兮砥柱乎頹
波也榮慕而瘁擯兮我獨敦乎信也害遠而利
從兮我獨全乎忠也化斯民之庶幾兮有諸己

之不啻也胡登庸而惠疇兮旋脫去若棄屣也
雖謝事而杜門兮寧一飯而忘吾君也惓惓乎
刷恥于國兮汲汲乎除民之賊也嗚呼如公兮
當求諸古人之中也

有元高麗國誠勤翊贊勁節功臣重大匡
星山君贈謚文烈公李公墓誌銘

墓之有誌古也世代既遠或有崩隳見其誌知
其為誰所藏固有不忍不掩焉者士君子葬其
親所不可後者也星山君李公卒逾年余始為
之譔銘蓋有由焉曹頔之變詔徵永陵入覲至
則丞相伯顏蓄宿憾至使與不臣臣兩造而置
辭公慷慨發憤謂余曰吾面訴丞相前其意可
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閣垂其出田城南吾當上
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
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
余感其義語之曰死生不可期然公長我且二
十歲有不諱不敢愛鄙文以銘幽堂公笑許之
永陵復國明年冬嘗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公
徑造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一惡少假威
略婦女攘貨財民不樂其生朝夕禍至恐往者

之不啻此而不卹顧玩細娛乎永陵始甚怒已
而謝遣之既出從者為惡少所歐以其言已事
也公即歸卧故園不交人間事嗟乎經同諸侯
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去也若有
骨鯁之士能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
亦庶乎免夫公沒其孫仁復服闋如京授行狀
且曰大父理命俾徵前言丐銘葬近而塗遠不
及相聞茲敢告於是乎無以為辭也謹受其狀
而次之公姓李氏諱兆年字元老京山府龍山
里人也曾祖諱敦文祖諱得禧考諱長庚皆為

府吏考後贈某官妣某氏贈某郡夫人公年十
七以鄉貢進士登第丙科調安南府書記移晉
州牧司銀銀事通文署典籤江陵府遷通禮門
祗候轉禮賓內給事出知陝州入為郎秘書以
前秘書丞起為奉善大夫司憲掌令自是階至
重大匡官至政堂文學上護軍館職至進賢大
提學賜號誠勤翊贊勁節功臣星山君爵也文
烈公謚也公為人短小精悍確於志而敢於言
所歷多聲績而其大節尤可稱者有五大德末
公從忠烈王朝京師忠宣王來問安群僚素儻

王宋皆懷疑縮縮走匿公恃無他進退惟謹例
遠竄歸而居鄉十三年未嘗一出言自訟其非
罪一也羣不逞訟忠肅王于朝見留五年公與
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公竟獨走四千里
獻其書二也初永陵奉詔宿衛春秋富頗以不
謹聞公思有以誡之因告歸進曰殿下與大臣
貴戚比肩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禮縱情
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
家所共遊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實左
右之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

朴拙皆能習經書識廉恥殿下日之為沙箇里
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倖之徒而親儒雅之
士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永陵
不能堪其言踰牖走後頗念之三也并欲死於
伯顏切諫而勇去二者而五也嗚呼可不謂賢
哉公至元六年己巳某月某甲子生至正三年
癸未五月己巳卒葬以其月辛卯墓在其鄉之
釜洞夫人草溪鄭氏監察大夫允宜之女一子
曰褒密直副使上護軍孫七人長即仁復右副
代言左諫議大夫嘗射策皇朝制科云銘曰

膽偉於身質愈於文勤以從政誠以事君既爵而壽有子與孫謂天不賚來視里門

有元高麗國匡靖大夫都僉議叅理上護軍春軒先生崔良敬公墓誌銘

春軒崔良敬公諱文度字義民年五十有四至正五年六月癸丑卒卜得八月壬申葬于玉金山之麓以附先塋禮也子曰思儉先歿孫皆幼長女壻左諫議大夫鄭誧在京師未歸次女壻版圖正郎閔璿以羅夫人之命丐文於予將鑱石納壙予老矣懦於紀譔自以平生相為知己義不可辭把筆題其端曰春軒先生墓銘或詰之曰春軒起自將官且其齒下於子六年子不先生之豈有說乎答曰春軒光陽君諱誠之之子也贊成事大提學致仕諱毗一其王父也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致仕諱侶其會王父也贊成事大司學致仕金諱晅其外王父也固儒雅搢紳之冑也然而光陽君遇知於德陵典機密專選舉二十餘年聲勢藉甚春軒宿衛中朝習蒙古字語綺襦紈袴之與處韋韝毳帽之與遊是宜富驕而於格物致知修己理人之道莫得其

門而入焉顧能出則手弓劍入則目簡編濂溪二程晦菴之書皆彙而觀之夜分而寢鷄鳴而起必將詳節目極蘊奧心得躬行然後乃已溫然如春陽湛然如秋波雖僕妾未嘗一見其卒怒而遽喜也德陵遜于西蕃春軒奉光陽君奔問洮隴往返萬里惋容愉色不懈益虔光陽安焉若在庭闈之中也忠肅王入朝瀋府用事者煽起鬩墻之禍讒口交騰舉無全人春軒身從其居而志從其義直而能敬彼此無憾喪二親三年立家廟事亡如存子男女皆先夫人金氏出事羅夫人亦莫知其為繼母焉其判書典法司也嬖幸莫能遂其姦奉使平壤雙城也頑獷莫能肆其欺及乎入密直升僉議一國之士喜於柄用而民蒙其惠天不假年奄爾淪逝莫不彈指驚嗟或至霣涕嗚呼春軒之道盡於已而信於人行於家而及於國存係蒼生之望殁興殄瘁之悲求之於今蓋絕無而僅有者也予以老自居以儒自私而不先生春軒可乎哉可乎哉其銘曰

儒而匪儒世則寔繁匪儒而儒獨吾春軒

金文英公夫人許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許姓中贊文敬公諱琰之第二女大父樞密院副使諱遂曾大父禮賓少卿諱京母尹氏政堂文學文平公諱克敏之女夫人生而諠愙文敬所鍾愛尹氏之葬日直乙丑或以夫人生年請改卜文敬曰吾此女後必享福無嬾也擇佳壻妻故相上洛君文英金公諱恂金許皆大族也俊富相高夫人禮法自持人無間言文英晚喜聲妓未嘗有妒婦之色後文英十二歲至順壬申七月辛卯病卒乃生子男四子女三男

長曰永暾奉常大夫典法摠郎次曰永暉與威衛郎將次出家名思順慈恩宗大德次曰永昫奉善大夫資贍司使一女適大匡上黨君白頤正季適王人別里先沒次適大匡上黨君白頤正季適王人別里哥不花江浙省參知政事云銘曰

柔婉中正婦德之備寬淑惠和母則之懿於惟文敬鑑裁孔明剡子厥多嘗宜益精作配君子克臧克壽我銘幽壙用詮攸乂

大元制封遼陽縣君高麗三韓國大夫人

李氏墓誌銘 有序

大夫人姓李氏興禮府人曾大父諱淳匡司宰
注簿大父諱祐父諱椿年皆不仕既葬歸韓山
李氏監井邑務諱自成原兩家所以得氏非一
李也生三男一女長曰培次夭次曰穀女適張
氏先沒井邑府君卒守寡四十年明敏慈嚴勉
二子宦學俾有立培官司儀署丞穀登國試秀
才科又登皇朝制科今以奉議大夫為郎中征
東行省又為國相爵韓山君由是朝命贈井邑
府君秘書監丞大夫人封縣君而國命封三韓
國大夫人當世榮之年八十三至正十年十月

壬寅卒其年十二月丙申葬韓原銘曰
持身有節訓子有則士也其難惟母時克身享
尊榮由子名遂刻文幽墟于永厥眎

卞韓國大夫人柳氏墓誌銘 并序

子壻推誠亮節佐理功臣三重大匡判二
司事領藝文館事上護軍李齊賢譔曾孫
宣武將軍合浦鎮邊萬戶府萬戶奉翊大
夫右常侍權 鏞書篆

始寧柳氏自國初為著姓有大丞車達者佐太
祖有功其七世孫文簡公諱公權以文學參大

政生右僕射諡澤僕射生侍中文正公諡文
正生知僉議司事貞憪公諱陞娶同知樞密院
事洪諱縕之女是生大夫人年十三歸權氏為
今領僉議司事永嘉府院君菊齋公之室孝舅
姑仁親戚教子孫以禮使婢妾以義不御鉛華
不服文綺巫尼卜祝罕言於口子母利息鄙計
於心與菊齋公居六十七年終始無小忤雍雍
如也至正四年甲申八月感疾壬戌薨王聞訃
命有司襄葬事公辭焉則特贈諡卞韓國賢信
和淑大夫人其年九月甲辰窆于德水縣鉢松

原之北禮也男曰準吉昌府院君曰宗頂出家
為曹溪宗都摠攝大禪師曰皐知僉議司事曰
煦韓林府院大君德陵養為子附籍宗簿寺曰
謙僉議贊成事三子受元朝宣命準謙皆為萬
戶煦郡公女適密直右副代言安惟忠次適判
三司事李齊賢次適宗室順正大君王壽次適
宗室淮安大君王珣三壻亦受宣命惟忠萬戶
齊賢斷事官璹蒙古翰林學士內外諸孫及曾
孫男女一百有餘人每歲時內集軒蓋填門來
祭盈庭至有玄孫之戚綵于前者嗚呼盛哉豈

非積善之報也銘曰
予於權公匪惟門生謂公曰舅公謂我甥下國
之薨公命作銘感念之懷得寓斯文自不計於
親嫌之倫也然其克孝於姑克順於夫相敬如
賓偕登八旬兒孫棣棣百十其麗爵命其膺謚
篆其承哀榮終始女中汾陽微予之辭固足以
歷世而流芳者矣
至正四年九月日刊

益齋亂藁卷第七

益齋亂藁卷第八

謝聖旨表 明陵代

起居

垂髫北上三年別荷於眷憐銘骨東歸一日何
忘於請祝

謝表

諄諄之命用示恩威眇眇之資徒增感愧云云
在衡若舜弛罟如湯克類克明參兩儀而立極
以寬以簡一四海之歸心臣猥將總角之年親
奉垂衣之化顧遭家之不幸恐無地以自安特

降鳳綸委以藩宣之寄載馳龍節申其策勵之
辭豈惟臣庶之舉欣實是宗祧之攸賴茲蓋義
敦柔遠仁撫恤孤念齊桓尊王之功欲存後裔
使蔡仲繼父之業以蓋前愆臣敢不當夙夜以
欽遵庶生成之永賴

謝御衣酒表

起居

父臨普率恩偏濱海之封嬰慕寬仁心 功後天
之祝

[illegible]表

皇華傳命示寵賚之非常弱質踰涯抱感情之
罔極欽惟奉先惟孝字小以仁記勤王於聖武
之朝惠鮮遠俗念尚主於世皇之日保祐孱孫
特宣密勿之言兼致殊尤之錫仙壺九醞濃含
雨露之香宮錦一封爛吐雲霞之彩浹洽自天
之澤懽呼滿國之榮臣敢不每思醺骨之恩庶
盡糜軀之效

乞比色目表

起居

比一國於萬邦僅同黑誌祈億齡於九闥別有

丹誠

請表

天必聽卑曲從人欲事難泥古斷在帝心輒露
愚衷敢塵睿鑑云云能哲而惠自誠而明遵列
祖之憲章簡臨寬御曉多方於品制邇肅遠安
已推彰信之仁又篤念功之義顧惟弊邑服我
大邦敵愾攻遼助聖武東征之旅觀光過汴迎
世皇北上之師遂蒙釐降之榮獲守藩宣之寄
洎子孫而相繼講甥舅之至懽及際休明益深
緣幸元良載誕允孚四海之情寡昧自矜私謂
三韓之福因念曾忝聯芳於玉葉更逢毓慶於
璿源既然得附於本支何乃未同於色目肆瀝
由中之懇佇霑無外之恩伏望賜以俞音順其
景慕臣謹當感聖化於桑域庶臻魯一變之期
湊忠誠於蘂宸永貢嵩三呼之祝

陳情表

起居

若東海百川之赴孰敢後於朝宗效南山萬壽
之呼臣獨先於請祝

陳情云云欽覩至正五年月日頒降詔書

條畫內一款今後漢人高麗人南人等投
充惻薛者並在此限伏讀已還憧惶隕越不
能自已仰黷天聽者
天地無私順物情而並育帝王有作觀民志以
必從敢進瞽言仰回聰聽云云能哲而惠所存
者神巍乎有功燦乎有文尚敦恭儉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坐致雍熙伏念自聖朝奮義而肇基
惟小國向風而先服助威討賊遏遼民狼頋之
謀冒險迎師贊世祖龍興之業由是講甥舅之
親而委以保釐之位徵子弟之質而備於宿衛

之行坐得次於雄吉刺台飲亦參於闍干也速
況今坤元配德豈惟萬國之榮觀震索儲祥偏
是三韓之慶賴故以愚衷而自揆與諸異姓而
不倫伏望勿遺既往之忠勤亦念難遭之緣幸
俾同世戚免貽沙汰之嫌益戴皇恩庶盡粉糜
之効

為公主乞賜稱號陳情裘　今代

起居

守封青社阻承晉接之日三貢祝丹霄常効嵩
呼之歲萬

陳情表

嬰孩強聒專憑慈父之憐后帝亶聰曲徇愚民之欲異紆睿鑑優納懇言云云自誠而明慮善以動任賢勿貳開慶會於千年立愛惟親得懽心於四海碩將庸品端幸昌辰苟陳有切之懷豈阻必卑之聽尚王姬而作配不為榮乎令國俗以斥名非所宜也因念臣之曾王父忠烈王諱尚忽爲怯薛國大長公主之獅臣之王父忠宣王諱尚寶塔室憐公主受韓國長公者曾塔實禮公主

屬在金枝之譜意存彤管之規若蒙陛下矜其來處於遠方許以追遵於舊例疏恩九闥俾穠

李以增華感德三韓指大椿而獻壽

謝銀字圓牌表

起居

表東海以為封會叨寵命拱北辰之居所庶效忠誠

謝表 言伏蒙陛下賜臣鋪馬聖旨六道銀字圓牌三面臣之祖父忠宣王臣某所嘗拜賜者而藏在上司已有年矣今意命之亦臣與國人不勝驚感陳情謝萬

恭

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睿恩偏重山非鼓負之可勝惟一國之感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

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輟趨蹌之列
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回與
先臣之賜璽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
報軍情而無滯茲蓋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
推淳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
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朝秋覲對
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請祝聖人之壽

陳情表

起居

承賜履於東方庶遵箕子八條之化璽無衣於
北闕竊效封人三祝之誠云云事宜陳而自默
豈人臣諒直之心言可採而必從是聖主包容
之度敢攄愚抱庸黷聰聞云云體禹儉勤躋湯
勇智簡臨寬御啓洪業於竹苞厚往薄來致庶
邦之葵向伏念小邦爰自祖宗之代獲叨甥舅
之榮上風雖愧於中原天垂多逢於上國茲者
榮安王大夫人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
坤亦會踐黃金之屋儲祥震索喜開碧縷之門
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孛兀兒者合姻婭之歡
為子孫之慶古既如是今胡不然若蒙陛下為

大夫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衎衎則
九族感睦親之義誓永世而不忘一邦殫歸美
之誠祝後天而難老

孛兀兒扎宴後謝表

起居

父臨普率旁推一視之仁嬰慕聖明罙貢三呼
之祝

謝表

乾坤邈矣敢期呼籲之聞草木微哉忽致恩榮
之沐感驚交至踊舞不知云云體禹儉勤躋湯
聖敬遵祖宗之典禮雖奮維新擁廟社之休祥
於斯為盛兼屈聽卑之鑑克敦字小之仁眷言
出日之邦生我俔天之妹美鍾坤順遵母儀於
六宮慶毓禹明固邦本於萬歲於是降曆源之
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飲食以賜歡賁金繒而
將意既醉以德為永好於舅甥不顯其光想歆
觀於夷夏臣敢不念其卯翼報以粉糜專述職
於箕封每輸誠於華祝

孛兒扎宴後謝皇太子殿牋

天一清地一寧適啓文明之旦星重輝海重潤

誕膺監撫之權舉率土以共欣況小邦之多幸今者皇帝陛下特降巒巒太子定安平章等官來錫孛兒扎之宴茲盖伏遇皇太子殿下學將日博德與年豐既陞儲位於青宮益篤孝誠於丹扆謂慈闈之桑梓難比庶邦導皇澤於雲霄俾張嘉會山川聳動而相慶父老矜誇於及觀某謹當益殫不貳之心永祝無疆之壽

皇太子封冊賀表

起居

昔陪京輦與霑行葦之恩今守海藩願獻蟠桃之筭

賀表

體元當守開萬世之丕圖立長承桃述百王之盛典德音覃被瑞應孔彰云云以乾健而簡臨得禹明之善繼嚴尊師重傳之禮夙著令聞委監國撫軍之權允孚輿望茲盖宗社垂祉天人協謀用啓祐於宸衷爰固寧其邦本因推廣愛之理更布好生之仁舉四海莫不歡欣顧三韓尤為慶業伏念臣會荷金門之通籍久叨銅禁之侍書奉日鳧趨恨未參於嘉會聆風燕賀誠

有啓於恒流

皇太子上同牋

起居

誠劣塵微愧乏啓山之效夢勞天遠謾輸披霧之心

賀牋

惟忠惟孝允孚上帝之心以長以賢遂正前星之位輿情攸屬邦本不搖云云德稟川冲學惇日就琱珉錫冊永觀萬國之貞青蓋乘車端奉一人之慶躬任承祧之重意專問寢之勤伏念

早忝末寮優承厚睠鯷岑滯迹未預賀班鵠海馳誠難禁喜淚

謝功臣號表

起居

聞九奏於鈞天猶尋一夢效三呼於嵩岳每祝萬年

謝表 言至正十六年二月二十日使臣等以中書都堂鈞旨欽奉宣命而至臣謹與一國臣僚備禮儀出城恭迎望闕欽受伏讀宣命節文授臣親仁保義宣忠奉國彰惠靖遠功臣頓首拜手神魂隕越涕泗交頤不知蹈舞感激無窮者

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聳聞稀代

之榮銘骨何忘粉身難報欽惟云云以簡臨下
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
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
是乾坤之休養伏念爰從弱歲獲覲清光充宿
衛於龍樓既乏絲毫之補襲藩宣於鰈域亦徵
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謬及百無一能
之品茲蓋伏遇記累世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
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鍾之刻臣謹當志
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
蠢蠢之情庶幾致於安靖嚴上國明明之訓敢

不奉以周旋

詔赦謝恩表

起居

北辰居所下臨析木之津東海守封上祝蟠桃
之歲

謝表

乾坤洪造曲全庶物之生父母至仁旋棄癡兒
之過云云乃神乃聖以簡以寬埋尚無為體舞
干於大舜心敦不忍法弛罟於成湯故茲四海
之康繄我一人之慶伏念幸遭盛際叨襲弊封

賊子亂常殆將覆國愚臣應卒不及聞天今者
伏蒙云云推視遠之明廓包荒之度揆事機之
非所得已矜情實之無可奈何霽雷霆之威既
往不咎需雨露之澤咸與惟新乾坤全物之生
父母棄兒之過亦不足為喻也人非木石豈不
知感哉臣謹當布德音於臣庶以寧一邦修職
貢於歲時無替萬世

乞退牋 臣於今月十日墮馬傷足不能坐立乞免職任者

海鼇舉首庶幾仰戴於靈山厩馬傷蹄詎可齊
驅於清路肆陳卑抱庸黷亶聰伏念臣鈆槧劣
能斗筲賤品濫據秉鈞之任敢忘粉身常懷覆
餗之虞有若芒背果致元崇之足疾靡堪須賈
之膝行呻吟袵席之間匍匐丈尋之內茲盖才
微責重福過災生遭口吻之笙簧勢難共處損
筋骸於銜檠誠合退藏伏望矜臣欲省事而養
痾諒臣非矯情而辭寵致令臣桑榆晚景謝軒
裳之榮蓬藋閑居收藥餌之效專祝岡陵之壽
小酬天地之私

臣頃以足疾乞退伏聞又下批授依前職
任加十字功臣之號不勝恐懼更乞辭免

者

量能用捨仁君豈責所難揣分行藏賢士免罹于禍冀回聰聽優納瞽言伏念臣腐爛之儒迂濶於事智不周於衛足已速蹶顛誠益切於乞骸自甘屈蟄何擬殊尤之寵復加尫瘁之資臨觴之烏魂驚更聞金奏伏櫪之駑力憊却得錦幪人將群起而爭嘲臣固反觀而增愧曷以往來之連蹇強為揖讓之雍容伏望吐溫然之俞音全耄矣之殘喘三薰三浴拜孔光歸第之恩一壑一丘償弘景掛冠之志

臣某病既彌留再上箋乞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上慈特遣左副代言臣柳淑鷹揚軍上將軍臣金鏞就賜臣教書不允其請顛倒感激夜不能寐伏地嗚咽更陳愚抱

者

仕而所欲忠者主耳苟非才空忝於恩榮耄矣不能退則士乎況多病敢安於祿位瀝誠呼籲揆理矜從伏念臣才為宰相之旨病類浮圖之躄經綸任重嘗慙秉筆以昏昏劍履班崇還恐執圭而蹶蹶分甘鼈縮望絕鳧趨敢思密勿之

言強起敵危之步先以瓜牙重將臨視草廬申之喉舌名臣奉傳芝檢光生闤闠聲動縉紳既蒙眷遇之無前肯慮死亡之在後然而功微而居高者必遭橫議智薄而據要者難免厚誣雖厥疾之得瘳尚胡顏而復進伏望察難回之懇憐垂盡之年致令臣收六尺之頑軀避賢者路散一簪之華髮送老于家

臣再上牋乞退未蒙俞允今已旬月病勢增加復陳誠悃仰黷天聽者

葵心有切雖知向日以獨傾蒲質既微唯恐望秋而先瘁將乞骸骨屢陳肺腸伏念受知德陵而靡有寸能逮事肅禰而亦無毫補夤緣盛際累蒙衛鶴之榮僶俛餘生庶效隋蛇之報顧精神之昏耗由老病之連綿豈宜竊位而忘羞不亟避賢而謝事外戚如洪冢宰勇退中年邊功若廉元戎屈居下坐孰謂七旬之癡漢合為一國之重臣徒然違禮法之明文所以致朝廷之衆謗伏望優納懇辭俾從初服則臣迹常留於輦轂休歌曄曄之紫芝夢亦想於冕旒能賦猗猗之菉竹

乞免書筵講說舉贊成事安軸密直副使
李穀自代牋 明陵代

伏以致敬盡禮人君乃能得師推賢讓能臣子所以輔主臣頃承綸命久侍書筵舉止迂踈而未足以格非見聞鹵莽而無益於取正臣猶知愧孰不忍欺而況素髮蕭條玄花掩翳耳類許丞之重聽膂同杜子之偏枯眷戀軒墀苟不收桑榆之晚景顛躋溝壑恐難保松栢之歲寒切見僉議贊成事安某密直副使李某清介無華端方有守 失一句 學問高於東方才名動於上國擇於二俊替此一愚重席談經彼得贊右文之化閉門謝事臣何忘優老之恩

益齋亂藁卷第八

有元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
國忠憲王世家

謹按本國世代編年太祖姓王氏諱建字若天
考金城太守諱隆妣韓氏唐僖宗乾符四年丁
酉正月丙戌生于松岳南第生而聰明器度雄
深包濟世之量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年二十始
仕泰封王弓裔為鐵原太守屢立大功遷水
軍將軍波珍餐侍中位冠百僚弓裔縱虐嗜殺

梁貞明四年三月騎將裴玄慶洪儒卜智謙申崇謙等四人請王之私第議曰今弓王無道惡淫黨紂吾輩所以會此者欲公救民耳王變色固拒之諸將曰天與不受反受其咎當今德望靡有居公之右者豈可違天命受制於獨夫之手乎夫人柳氏在帳中出曰舉義代虐自古有之今聞諸將之言妾猶自奮況大丈夫乎手提甲以被王身諸將扶擁而出令人前行呼曰王公已擧義兵矣國人先至宮門鼓噪而待者萬計弓裔聞之微服遁于巖谷為斧壤民所害是

日王即位于布政毀國號高麗二年都松岳郡十八年新羅王金傅請入覲其國臣庶皆隨之車騎連亘三十餘里十九年正月百濟王甄萱為其子神劒幽於金山佛寺逃奔錦城請入朝及至待以厚禮王親率三軍與神劒戰于崇善城斬之緩轡徐行至百濟王都慰撫曰元凶已滅赤子何辜百姓大悅九月冊受百官朝賀親制政誡一卷誡百寮詩八篇信書十條垂戒後嗣永為龜鑑二十二年晉帝遣國子博士謝攀等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玄菟州大

都督高麗國王二十六年夏五月丁酉薨子忠
王立諱武字承乾相表奇偉膂力絶倫每從太
祖征伐四方執弓帶劍先導後衛與士卒同甘
苦百濟之戰奮勇先登大破之晉天福八年五
月奉遺命即王位三年九月戊申薨第定王立
諱堯字義天四年三月丙辰薨第光王立諱昭
字曰華即位之初以禮接下恤孤寒重儒雅夙
夜惟寅刑政不濫六年令百官衣冠從華制九
年五月丙申命翰林學士雙冀知貢舉試得甲
科進士崔暹等科舉之興始此二十六年五月

甲午薨子景王立諱伷字長民溫良仁厚不好
嬉遊既即位慈恕取前朝所遺訴之書焚之中
外大悅六年七月丙午薨成王立諱治字溫古
太祖之孫也永大平興國六年七月景王寢疾
引入卧內執手囑國事景王薨王即位九年六
月令職在言責者事有不合於理當須固爭確
論五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民間利害十一年
五月命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所舉者德行才術
具疏名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薨穆王立
諱誦字善哥景王長子成王愛如己子契丹統

二十五年十月受成王禪即王位十二年二月
庚戌又三月十三日王薨顯王立諱詢字安世
太祖之孫也穆王無子寢疾遣皇甫愈義迎立
之放前代宮女百餘人罷教坊壞池死放禽獸
元年十二月契丹帝訖康兆執歸誅之二十三
年夏五月辛未薨子德王立諱欽字元良三年
九月癸卯薨弟靖王立諱亨字中昭十二年五
月丁酉薨弟文王立諱徽字燭幽十五年三月
謁文宣王廟二十二年九月甲申中書令崔沖
卒謚文憲公沖以門下生徒分為九齋曰樂聖

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自公
卿適庶下至州縣舉子皆隸名籍中以習聖人
之道文物由是益盛三十七年七月辛酉薨子
順王立諱勳字義恭服喪哀毀過禮因得疾十
月二十三日薨弟宣王立諱運字繼天十一年
五月壬寅薨子肅王立諱昱二年八月以病讓
位于叔父雞林公明年二月甲辰薨肅王立諱
顒字天常文王第三子也幼而聰惠長而孝敬
博通經史勤儉果斷文王寵愛之常曰後之復
興宗國者其在汝乎始封為雞林公遼壽昌元

年十月庚午受獻王禪即王位十一年十月丙寅薨子睿王立諱俁字世民三年七月親釋奠于文廟四年秋七月始為國學試試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齋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十六年六月大旱開清讌閣命起居舍人祿存講詩雲漢學士朴承沖講書洪範得雨十七年夏四月甲午薨子仁王立諱楷字仁表性仁孝寬慈好學問多才藝敬師禮臣寮睿王及王

后尤所鍾愛四年國舅李資謙與平章事卓俊卿作亂知茶房事崔思全兵部尚書金珦以義諭俊卿俊卿感悟擔王於肩仗劍一呼資謙之徒瓦解王登廣化門樓軍民瞻望懽呼聲動天地十一年五月蝗蟲食松葉王諭群臣曰京房白食祿不益聖化天亦以虫之無益於人而食萬物者予以不明用非其人苟聞昌言安敢不從其有公清正直節義可尊者具以名聞將陟而勸之貪求冒利暴戾殘賊者勿論親疎貴賤以其罪聞將黜而戒之自是月不雨至秋七月

王如奉恩寺禱雨於太祖真得大雨三日二十
四年二月丁卯薨子毅王立諱晛字日新二十
四年八月鄭仲夫反與諸將官殲朝臣王遜于
巨濟弟明王立諱晧字之旦三年大僕卿金甫
當全州牧使裴純祐等謀舉兵以迎前王不克
皆死仲夫遣李義旼候前王十月一日前王薨
九年大將軍慶大升斬仲夫及黨與前朝逆臣
皆伏辜唯義旼逃以免二十七年遜位于弟欒
浪公至五年十一月薨神王立諱晫七年正月
丁丑薨子熙王立諱韺字不坡爲世子常開經

遊與寮友講經史四年十月乙亥饗國老庶老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鰥寡孤獨篤疾廢疾賜物
有差七年十二月郎中王濬明謀誅崔忠獻不
克是月王遜于喬桐至高王二十五年八月戊
子薨康王立諱禩字法柱明王元子二年八月
九日薨子高王立諱瞰字大明寔忠憲王以金
明昌三年春正月十八日生崇慶元年七月二
十三日冊爲王世子加元服王天姿慈祥謹厚
不妄言談嘗受學于名儒俞升旦留心經史初
晉康侯崔忠獻自明王時專國至是凡二十四

年子晉陽公孫怡繼政三十二年子晉平公孫
沆孫諠又相次繼之擅廢立作威福者四世六
十年王小心守法進退以禮故權臣雖跋扈莫
敢凌也元年大蒙古太祖成吉思皇帝舉兵攻
金金人大敗二年燕民餉天兵之留守者醉而
殺之有遼之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等乘釁
而起目稱大遼收國王以鵝兒乞奴為元帥驅
掠中原人民以拒天兵請地及兵於我我不許
丹兵遂闌入我疆保江東滅王命左僕射寶文
閣學士趙冲上將軍金就礪等將兵禦之五年

十二月成吉思皇帝遣元帥哈真副元帥扎剌
稱蒙古國行尚書省與東真國大將完顏子淵
討金山王子等時天甚寒大雨雪粮餉不至丹
兵據險堅壁以待其疲哈真遣使者十二人與
我德州進士任慶和偕來投書于我欲與共滅
丹賊結為兄弟之國王勅趙冲就礪等出兵轉
穀合力破賊就礪至軍中哈真等使通事趙仲
祥語之曰果與我連和宜先遙禮蒙古皇帝次
則又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天下安有二帝遂禮蒙古皇帝而不拜萬奴哈

真等大奇之又見就礪狀貌音偉遂與同坐共
飲議破賊之計哈真曰兩國已爲兄弟何憂破
賊乎明日趙仲引兵至哈真與之合軍大振環
賊壘四面攻之賊計窮出降王子自益其黨丞
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之於是哈真等與趙
仲就礪指日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分其俘
虜爲信我處之郤縣之間令處處有契丹塲舊
地是也二十八年遣王姪永寧公王綝寧衣冠
子弟十五人入爲宿衛花四十六年春三月三
將親朝以疾不果遣世子入侍至六月晦薨書

六十八在位四十七年遺書曰教臣寮衆庶予
德薄負重疾病彌留粵惟王位不可虛矧予亢
子其德足以升聞于上乃命以位九爾官司各
執爾事聽受嗣王之令嗣王入朝未還其間軍
國庶政聽於太孫十宅之制務從儉德易月之
服三日而除遵行上國喪制毋以死傷生武宗
皇帝下詔追加封贈制若曰昔我太祖皇帝奮
舉漠北也東征西討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
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啟高麗國
王王暾深察機運舉國內向事會之來聞不容

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
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
命將致討于時氷雪沍寒饋餉不通而職乃能
供待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
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
興邦莫與之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
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韙歟
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
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義胡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諡忠

憲云世子之入朝也參知政事李世材樞密院
事金寶鼎借將軍金承俊行首金大才少卿李
凝謁者吳軒李傑舍人鄭均錄事李承衍李君
伯等四十人實從之至燕京憲宗皇帝南征駐
蹕釣魚山於是離燕京將詣行在道過京兆潼
關守土者延至華清宮請浴溫泉謝曰此唐明
皇所嘗浴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服
至六槃山憲宗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
侯虞疑罔知所從時世祖皇帝觀兵江南世子
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世祖適自襄陽班師

北上奉幣帛謁于道世子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鞓象笏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羣寮各以品服排班于後世袒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大加褒奬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王薨告乃命達魯花赤忽伯及護其行歸國中統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王位是為元王母曰安惠王后柳氏以金宣宗興定三年己卯三月十九日生乙未正月二十日冊為世子諱禃字日新中統五年夏五月天子遣必闍赤忽兀禿

來詔曰今歲王公羣牧咸會上都王其乘驛而朝秋八月王親朝從之者平章事李藏用樞密院副使蔡禎等五十人天子所以待遇之諸侯王莫敢望東民之被虜掠及逋逃而入中原者斷自己未年後悉歸之初權臣崔誼死高王遣大將軍朴希實將軍趙文胄入告曰本國君臣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故爾今崔誼已死即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命而夫兵壓境比之穴鼠為繼所守不敢出耳憲宗然其言命罷兵賜二人金符遣之及是樞

寀副使林行毅海陽公金仁俊及其黨與遂專
國政自知罪狢必為上國所討凶謀益甚十年
六月二十日擅立王之母弟安慶公瑝為王王
出居西宮朝野莫不傷心世子諶在上國將歸
至慶尚府聞慶立事還入奏之世祖皇帝遣幹
朶兒不花李鶚等下詔曰諭高麗國文武臣寮
據世子來奏李朝臣下擅自將國王廢去以其
弟安慶公瑝為王朕初聞之以為誠偽無徵未
可深信匿王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尚有過失諫
而不聽當控告朝廷以聽朕區處不告朝廷臣

下擅自廢立亘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使臣斡
朶兒不花李鶚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
無災於女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
并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
朕心審思臣節當條具以聞繼遣黑的徐仲雄
等來命王復位親朝林衍憂懼發疽而死其子
將軍惟茂聞王與頭輦哥國王等引兵來於是
杉牒州郡卷入海島自率三別抄將以拒命大
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發惟茂然後出江華
復宅松都惟茂餘黨掠士女盜府藏方舟而下

擾琉島又移入耽羅王遣樞密副使金方慶與
上國元帥阿海答討平之於是帝下詔曰頃以
林衍叛逆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
以眞居古京東方無事矣然念曜茲變故棄土
之人不無驚擾自茲已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
朕意俾各安生業毋或妄生猜釁十五年六月
十九日薨壽五十六在位十五年武宗皇帝追
加封贈制若曰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
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
厚者流光故高麗國王王禎祇訓向方餚躬迪
吉佩服儒雅奮礪才敏初父命之親孝以貢琛
而入覲會桓肅西巡于川徼而世皇南撫于江
瑞丞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逾屯以阻內
訌仍邁于家艱號潰其申還納旋膺于畫接中
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必中于
事機造次不忘于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來冢
嗣之良鑒降展親示渥特殊于他姓服勤尊主
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諫是征屢爲先道奉朝斯
謹閫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
爲有守昔勤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

着盍旋舊哲庸貴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貴
君子如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
彝之舉於戲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恩隨鸞檢以
頻疏惟有之是以以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
端誠奉化保慶亮節康濟位理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
敬云世子諱諶後改昨母順敬王后金氏以忠
憲王二十三年二月丁卯生焉忠敬王入朝未
還而忠憲王薨遺令軍國政務聽於太孫中統
元年忠敬王即位八月冊為世子明習國家典

故祖宗法度喜怒不形於色寬厚長者也幼嚮
學讀書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坵國子祭酒李
松縉唱和有集行于世至元六年入朝八年又
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朝為禿魯花十一年蹙
降忽篤恟迷思公主是年忠敬王薨詔曰諭高
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國王在日
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令世子承襲國王句當
凡在所屬並聽節制由是八月歸國即王位時
軍旅之後民物凋瘵公主性嚴明果斷內外震
懾王濟之以柔事無過舉數年之間國家晏然

風俗歸厚以本國官制有同於上國改中書省
尚書省並為僉議府樞密院為密直司御史臺
為監察司吏禮部並為典理司刑部為典法司
其餘官寺之名皆改之侍中為中贊平章事為
贊成事參政為參理金紫光祿為匡靖銀青光
祿為奉翊其餘階官之名亦改之是年遣堂弟
帶方公王徵入朝為禿魯花先是帝賜日本國
王書諭以入朝又遣趙良弼為宣撫使以往竟
不得其要領及王即位帝以金方慶討珍島耽
羅其方略威信可囑大事召至闕庭命修戰艦

與元帥忽篤浮海討日本破其一岐對馬伊蠻
等島以粮盡還八年辛巳即至元十八年也又
大舉忻篤茶丘領蒙漢軍發合浦亡宋降將范
文虎領蠻軍發四明期至日本城下合戰王復
以金方慶為元帥領高麗軍偕進范文虎後期
且值大風蠻軍皆沒忻篤茶丘等亦多棄士卒
僅自脫歸金方慶獨力戰至霸家臺諸軍不繼
亦引還於是詔王為征東行省丞相貞吏皆從
王保舉不拘常選十四年乃顏叛王歸境內軍
士刻日親赴行在未至乃顏敗帝謂王地遠不

及事勸王之誠足勸天下即令罷兵乘驛而朝
乃顏之黨哈丹收散卒衆號十萬幸掠水達達
女真之地闌入我疆分軍為二一自鐵嶺一自
竹田直趨王京王命萬戶印候韓希愈羅裕禦
之會帝遣乃蠻歹薛闍干等引兵來遂與之合
大破哈丹于燕岐之野匹馬無還者然比年國
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飢饉帝以海船輸
江浙米十萬石賑之二十年入朝帝尚與議立
成宗以王先朝勳戚遇之甚厚所言皆聽大臣
丞相伯顏完澤達罕忽古蔡大師月知節亦莫

敢鈞禮二十而年公主薨以病遜位于世子諒
封為逸壽王明年復位又十一年薨壽七十三
在位三十五年武宗皇帝加封贈制若曰朕觀
今天下有民杜而王者唯是三韓及祖宗而臣
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
謂之甥既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
可後於追崇故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
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
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為忠易威
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

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
降鑾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
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于
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奇兵壓卯以大山
戰踵未還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夫三紀而享
年實過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
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
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
襟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魂
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

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翰林學
士丞旨姚燧之詞也忽篤悧里米思公主至元
甲戌東歸明年九月丙戌生世子始諱謜後改
璋字仲昴方在襁褓公主入朝抱以見徽仁裕
聖皇后后拍手呼之便匍匐投諸膝下后名之
曰益智禮普化至年十六入朝世祖皇帝引見
便殿隱几而卧問爾在國讀何書對曰有師儒
鄭可臣閔濆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贄問孝經論
孟帝大悅試嘜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

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
得令我不冠以見因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
序理亂之迹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
議征交趾有語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召與同議
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來
如其執迷不服聲罪而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
稱旨於是可臣遙授翰林學士漬直學士時人
榮之成宗初尚寶塔實怜公主受遜位于忠烈
王大德二年即王位往賢使能去邪革弊時有
冠騎病肥驛卒病踵之語盖人畜之習於奔走

者得久閑必致此患以言使者之稀也公主之
乳媼與本國患得之人潛謀以公主失愛訴于
中宮以故召入宿衛者十年武宗仁宗龍潛與
王同卧起晝夜不相離大德十一年王與丞相
達罕等定策奉仁宗掃內難以迎武宗功為第
一封瀋陽王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駙馬都
尉勲上柱國階開府儀同三司寵眷無出右者
仁宗為皇太子王為太子太師一時名士姚燧
蕭㪷閻復洪革趙孟頫元明善張養浩革多所
推轂以備宮官至大元年忠烈王薨奔喪晝夜

不息十餘日至王京及出殯斬衰之服步至山
陵復土然後乃歸先世未嘗行也於是冊為征
東省右丞相高麗國王兼瀋王尋拜太師初本
國權臣仍世專政集文士有才望者置之府中
號政房百官陞黜皆令注擬啓于國王王不得
已皆可之即施行焉宰相拱手奉行文書而已
權臣亡政房之名猶在故軌故承旨權重於宰
相至是王謂安有宰相而不知銓選者乎遂以
文資之選歸之典理而首相主之武選歸之軍
簿而亞相主之官人之法頗近於古定田賦立
盬法修荒政社倉門規模甚備而臣下莫能奉
承成其美意故澤之及民者未洽有識至今惜
之皇慶癸丑遜王位于世子江陵君諱燾一名
阿剌忒實里尚英王女又尚魏王二女王有兄
曰江陽君滋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
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暠一名完
澤尭令襲爵為瀋王尚梁王女安王既謝兩王位
留京師邸稱病不朝請所居堂名濟美基德痛
掃屏閉戶焚香竟日危坐飲酒至多平居不進
一盃硯中唯飼一馬聲色之娛鷹狗之玩不萌

于心唯酷嗜浮圖法捨本國舊宮為旻天寺極
土木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
藏黑本五十餘藏邀蕃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
人或以為言好之彌篤延祐初有鮮卑僧上言
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
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
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
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
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二論事雖竟行聞者
韙之科舉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

及李孟為平章政事奏行焉其源蓋自王發也
右丞相禿魯罷遣李孟至王邸諭以爰立之意
王謝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
陛下許之矣況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冒處
以累陛下之明臣老矣專心事佛以祝聖壽臣
之分也敢以死請帝聞之笑曰固知渠善避權
也乃止其謹慎如此延祐己未請降香南遊江
浙至寶陀山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伯顏禿
古思者本國少尹朱冕家奴也自宮為閹寅緣
事仁宗于藩邸佞險多不法王深嫉之伯顏禿

古兒亦知其然思有以中傷者以帝及太后眷
王之深不得發帝崩厚啗八吉思百計評譖英
宗不之察以學佛經為名竄之吐蕃泰定帝召
還京師欲使返初服之國為王王固辭焉二年
五月辛酉薨壽五十一在位凡七年王聰明強
記凡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每論三代漢唐君
臣得失衮衮不窮尤喜大宋故事嘗使其寮佐
讀東都事略聽至王旦李沆富韓范歐陽司馬
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
蔡京章惇等姦臣傳靡嘗不切齒憤惋其好賢

嫉惡蓋天性云

益齋亂藁卷第九上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史贊

太祖

臣齊賢曰臣及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祖規模德量生於中國當不減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沖政出太后迫于軍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仕弓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奇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

然猶固讓欲殉延陵之節吊伐之事亦豈得已
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
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
李氏比之鼾睡卧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
十六州盖視以為橐中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
定秦漢之疆耳我太祖即位之後金溥未賓甄
萱未虜而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
舊壤為吾家青氊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
鴨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
模德量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好古中
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閻復姚燧蕭斢趙孟頫虞
集皆游其門盖嘗與之尚論也

惠王

臣 睿賢曰羽父請弒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
聽亦不討之終致為氏之禍王規之譖兩王弟
亦羽父之意也惠王不致之罪顧使居左右其
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棄代
甫耳規之不義而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
其未有以竄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
此哉可不誡哉

定王

臣齊賢曰定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藏設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敬以直內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既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覩者覩覦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王

臣齊賢曰光王之用讒奠可謂立賢無方乎奠界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周文化俗之意而亦特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故宋徐奉使競譔圖經言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策問時政視其文章駸駸唐之餘弊云

景王

臣齊賢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

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新羅衰亂泰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而為口分之法歷四世景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以經界為惡撓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群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成王

臣齊賢曰行選官御事崔承老上書成王田臣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謂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所及知者穆王諱誦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可鑑可戒者謹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時當百六宣王諱軍叶一千當初剪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宣王

諱運不離鄉井便作間庭定遼浿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功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絶其交聘者以彼國相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駞亦皆棄而不畜其防患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太光顯等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祀其文惠王諱武參佐以下皆優沾爵命急於存亡繼絶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西北邊民每被女真往來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宣王諱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或有臨敵便降或有望風懾伏雖交鋒刃

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終為逆豎所囚逃奔于我請兵討逆太祖雖從其請猶且緩期待其請至勤款方行天罰其仁篤好生讓王武期不殺者又如此也甄萱為積年讎敵背盟縱惡罪不可計方其困厄禮迎致及其殞歿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南北父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業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舍己從人恭儉禮讓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人不失其才遇士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知懲勸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禮樂之閒猶多闕乏未及周備忽遺弓劒蓋國人之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

接實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嗣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為疑人大失慕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內外怨嗟人心携貳又即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厥疾彌篤嘆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其讒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

聞惠宗寢疾彌留宰相王規等潛有所圖窺覦王室定宗先認之意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為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奸計不成羣兇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連枝得繼風夜孜孜銳精求理或然燭而引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後勞動人夫雖上慮為憲乃群情不服怨讟由是興災應速於影響之

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禮有加於孩
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稟
踈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至于八載政教清平
刑賞不濫及雙巢投化以來為重儒術恩禮過
豐由是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時便為卿
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轍忘忌於政
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讌游聯綿靡絕於
是南北庶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
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
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葬士不得華之賢才於
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
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稽忌日
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要懸佛
法欲滿希求常行之爾設既多別願之業修不
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禱窮有涯之財力遂無限
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
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
所作為不欲悛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
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
計常時一歲之費是為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末

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恒思恭儉節
用勤政如初則豈不永命纔得享年五十而已
哉況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奸兇競進讒毀大
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
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
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
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有
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
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已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
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

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
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
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
能免悔尤得嗣天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
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
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
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罰不一未及于理復倦
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
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
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

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忘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於無窮者何也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若惠景二宗嗣位皆在春宮理在必然人無異望至於堂從兄弟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雖或年少以無明囑故事歸於諸弟定宗自被羣臣翊戴以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王之遺命

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王相繼之初百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況屬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歷世諱顯王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存者四十餘人耳其中亦多遇害皆由後生讒賊豈不悲哉先朝不保永年多因此禍後世可以為鑑誡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庬鴻之業內外同歡人臣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

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牆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寃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誡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義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為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嬌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紀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君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愚昧忝職樞機既奏陳之有心又回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其二十八條載之本傳承老見成王有志可與有為乃進此書皆實錄也成王立宗廟定社稷瞻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賚孝節羨其俗每下手札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俗為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即寇準澶淵之策也其欲移關防於岊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

臣之議耳必非成王之本意也嚮若觀承老此書悅而繹之去浮夸務篤實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躬行心得而推已及人齋變至魯魯變至道可冀也蕭遜寧爭能誣不恤民事以興無名之師成王聞契丹來侵使李蒙戒知契丹軍營問所以來侵之意其將曰致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李智伯妄敢援不豆二風以為却敵之策乎成王樂慕華風國民不喜及契丹之難知信州李智伯奏言復行先祖法度不為他方異法國實可保矣中是燃燃八閣仙郎等事不絕然其未老而樹繼嗣為國家之慮長矣品絕而惜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為者非耶嗚呼賢哉

穆王

臣齋賢曰慶父犯禮於魯不韋嫁禍於秦齊桓尸姜始皇轘毒何救萬世之恥哉不識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宣讓之不幸也抑非不幸也

顯王

臣齋賢曰侍中崔文憲公冲述贊曰傳稱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王恐傷母心認而不禁及乎病殆知百姓之

屬望排千秋之惡黨遠馳遺命俾固本支然以
姨母貽簒戎臣逆謀強隣伺釁興師入境京闕
俱燼乘輿播遷及正之後和戎結好偃革修文
薄賦輕徭進賢登俊修政公平寘民安輯內外
底寧農桑屢稔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豈
不然哉文憲之言世所謂命也句踐嘗膽雪恥
會稽小白忘昔遺惠於齊人君特有天命縱欲
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故君子理思亂安思危
慎終如始顯王所謂吾無閒然者
乎

臣齊賢曰慶陵朝頭陰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
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
見其事唯俚俗相傳言鳳之鳳乃飛去國人憎烏也長持弓彈射德王一
代京城無烏夫鳳羽族之長也為羣烏所逐豈
曰鳳哉蓋韻記之無稽耳德王居喪能盡子之
孝為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
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欺弊而民安其生雖微

靖王

臣齊賢曰契丹貪暴不足保信聖祖深以為誡然而幸其一災而棄舊好亦非計也顯王艱難及正日不暇給德王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闕王可道議絶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也靖王嗣位三年我大夫崔延昵如契丹四年契丹使馬保業寔來有是復尋權盟感之匪由至誠致之必有奇策君子以為善繼善述以保其國

文王

臣齊賢曰顯德靖文父作子述兄終弟及首尾幾八十年可謂盛矣而文王躬勤節儉盡用賢才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有罪必罰宦官給使不過十數輩內侍必選有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大平宋朝每錫褒賢之命遼氏歲講慶壽之禮東倭浮海而獻琛北貊扣關而受壓故林完以為我朝賢聖之君也獨其徙一畿縣作一

僧寺後峻宇於宮闕侔崇墉於國都黃金為塔百物稱是殆將比擬蕭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羨者嘆息於斯焉耳矣

順王

臣齊賢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然而國君能為齊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使四方來觀而悅者鮮矣順王毀性成疾四月而逝雖過聖人之制其愛親則天至矣悲夫

宣王

臣齊賢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觀宣王文德殿餌藥詩有類於趙孟視蔭愒日之語何哉趙孟列國之卿其語偷君子尚譏之況王者乎以宣王聰明好學不讀非聖之書而無苟且之意明良賡載之歌則尚矣大風慷慨之作何遽不若乎不及三年遂棄羣臣嗚呼

獻王

臣齊賢曰禹之傳子為慮後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動者分素定也顯之三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為獻王國人習熟見聞乃謂

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非何不思之甚也
唯不得周公於親愽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
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遺大投艱
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為誡哉

肅王

臣齊賢曰以漢高祖知人之明每謂惠帝柔仁
而趙王如意似我屢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
終為大平天子封之邊郡然代王免呂氏之禍
以無寵也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
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尤可歎矣兩漢四百年

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睿訖
昭哀亦大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天也非人也我
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王於齠齔之
年而肅王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
有子若孫克明克類繼繼承承以至于今四百
餘年斯豈非天乎雖然傳曰知子莫若父者其
文考之謂乎

諸妃傳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
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

不由之鳥卵生商龍豢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
嬀氏亡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故述諸妃傳其無
子無大善惡者略之
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編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
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為公其次為侯疎者
為伯幼者為司徒司空內足以贏其生外足以
尊其勢不使之蒞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
金寬毅王代宗錄任景肅璞源錄宗女與宗子
並列討其世譜芬然莫之辨也小白君脩而姑

姊妹不嫁稠父娶吳而謂之吳孟子為不足議
歟表而出之又豈春秋諱魯之法乎宗女雖親
且貴婦人外父母家可略也已
策問
問讀論語每以諸弟子所問作已問而以夫子
之言作今日耳聞其讀史亦於君臣之際事機
之會以身處之如何而可如何而不可然後方
有所益先儒蓋有此論矣且如樊遲請學為農
圃子張學干祿季路則問事鬼神顏淵則問為
邦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諸生若及夫子之門其

所問而願學者何事管仲事小白狐偃事重耳雖其以力假仁陰謀取勝皆所以攘夷狄尊王室也仲也致功烈其卑之譏偃也貽譎而不正之誚斯亦未為得也叔孫通不為高祖制禮儀則醉號擊柱孰謂其不至於叛而先王之禮之喪通使之也朝錯不為景帝削諸侯則僭禮踰制幾何其不至於亂而七國之兵之起錯促之也諸生若當仲偃之任能樹其功而無其過歟遇通錯之時能救其弊而免其責乎勿夸勿詘請以實陳

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為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秦日以富強卒并天下阡陌之為利似愈於井田也孟子之言果是漢高祖入關代秦除其苛法以收民心不議井田之復其後孝文之愛民孝武之好古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此何也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經國

之謨取民之制要皆合於古而可傳於後也所謂內外足半之丁轉祿之位役分口分加給補給之名租稅之數肥饒磽薄九等之品五種之宜與夫曰負曰結所以量地者曰斗曰石所以量穀者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有同不同乎法制之行已踰四百年既久矣不能無所弊或仍或改有可不可乎近世來功臣祿券賜牌之田佛寺判定施納之田行省理問所巡軍忽赤內乘鷹坊受賜之田權豪之兼并姦猾之匿挾所以毒於民而病於國者紛然而作倉廩之入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什不能二三焉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災何以周其急千百軍餽饗之費何以其其用乎去歲前政丞王脫歡左政丞金那海入朝上國天子有命使之歸而整理之二政丞既歸置都監號以整理於是辭頌怨諍多於麻枲逮繫訊鞫疾於風雨豪猾頗亦知懼而謗讟不可遏止一奇三萬之死而已致朝廷之詰而勢若不復振焉向所謂毒民病國者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夫奉天子之命理一國之政使希世之恩不下究在朝廷之議

天下之論如何哉南北喜事之士上書都堂請立省東方變其土俗幸賴朝廷以我慕義勤王之功世皇優恤之詔罷而不行者屢矣今無乃乘其幾乎欲告其說乎夫有為於不可為之時然後為難能也諸生皆有志於國家請言其可以有為之說

問帝王之統若四時之相代有不可紊天命人心之所歸又不可誣也三五已前遐哉邈乎雖有載籍莫考而徵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及其衰東西而分祖龍遂帝四海二世而漢氏代十二世而巨君篡祖龍巨君見謂紫色起聲條分閏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新之年何也東漢分而為三國西晉亂而為五胡拓跋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角立南北崇虜島夷是非蜂起所謂若四時之相代者果安在哉隋唐一天下至于五季禍亂極矣契丹既割據于北宋地只限白溝康王雖播越于南金兵未逾長江人心天命之歸又安在哉是皆不可不辨者也漢雖唐堯列于帝紀堅永叔之筆為得春秋之法乎程伊川以武氏

比女媧謂之非常之變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
公孫臣之流終始五德之論又足據乎今所以
問於諸生亦欲自質其疑而已
問論語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又曰善人
教民七年可使即戎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矣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此皆聖
人之言而學者所宜服膺也國家服事皇亢中
外無虞閭閻櫛比行路如織民日以殷野日以
闢化斥鹵以水耕刋薈蔚以火耘豈非庶矣乎

而受名田供賦役者百無二三焉豪勢之家器
列金王商賈之婦衣曳羅縠豈非富矣乎而罄
衣食償利息者十常八九焉幸際休明天下同
文家有程朱之書人知性理之學教之之道亦
庶幾矣而韋布之博學篤行者果誰搢紳之成
德達材者能幾為士尚爾於民何誅往者既族
權臣神邑再都忠敬忠烈作於前忠宣忠肅承
其後倚重之臣責難之佐宜有所謂善人焉用
能匡救將順式至于今休蓋教民而為邦也久
矣然而蜂起之倭拏舟犯疆謀所以逐捕之未

免浚編戶以充資粮驅農夫以補卒乘莫見令
行而禁止徒聞觖望以訛言豈所謂可以即戎
乎患失之夫不逞之徒敢為蕭墻之憂自速市
朝之肆豈所謂勝殘去殺乎有合坐以謀謨有
政房以黜陟監察之司繩愆而格非典法之吏
讞疑而斷獄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不喜遊
畋不邇聲色延訪耆老體貌大臣修曠代之禮
文躬大享於宗廟政刑德禮以道以齊者可謂
云爾已矣然而廷無德讓之風野無時雍之俗
忿諍交騰盜賊竊發此猶幸免之恐不可得況

望其耻且格乎凡此之故何也諸生處不諱之
朝遇願理之君宜盡意遠思跡求馴致此弊之
由指陳作新斯民之術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
于國家夫豈小補哉

范增論

或問漢用三傑而王楚不用范增而亡然則增
孰與三傑賢曰增方之陳平猶謂不足況於三
傑乎高祖之寬仁項羽之猾賊增所知也莫不
信於背約而羽背入關之約莫不仁於殺無罪
而羽坑已降之卒莫不義於弒君而羽殺懷王

其至五年而後亡亦幸也高祖則初入關也五星聚于東井天與之也其王漢中也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而項氏亦平之天與之也王陵之母甘自殺而不忍其子之漢人與之也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皆漢與楚高祖之必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明知也增從必亡之人不能從必王之主其為不智明矣向使羽用增之策終亦未免於亡矣曰增既委質於項氏雖知其必亡焉得而背之哉曰始懷王以宋義為上將羽為次將增為末將使北救趙當是時豈羽之臣乎羽擅殺上將詐矯於君可謂無道且前政襄城襄城無噍類諸將皆謂羽不可使先入關如是而增竟從羽見疑以死陳平則知羽不足與為天下救亂歸漢而為謀臣故曰方之陳平猶為不足況於三傑乎

伍員蘇不韋論

東漢蘇竟與司隸校尉李暠有隙暠以事收竟掠死獄中而刑其屍其子不韋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劒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克與兄弟入大農署中鑿地達暠寢室殺其妾及小兒而暠有

備乃馳往魏郡掘暠父冢斷其頭以祭謙墓暠
憤恚歐血死當時士大夫多議其歸罪枯骨唯
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問之曰子胥憑威
闔閭雪怨舊郢但鞭墓戮死竟無幸刃後主之
報豈如蘇子靡因靡資冒觸嚴禁分骸斷骨以
毒生者使暠不得其命比之於員不亦優乎予
曰林宗以不韋優於伍員則可矣其所以優之
之義則謬矣若以復讐論之則員不必劣而不
韋猶優也若論大義則二子之優劣較然自分
矣何也君父人倫之大者孝人臣之大節員

兩失之初楚王執伍奢而召員曰來免而父而
員不來夫父得罪於君猶將自至庶一感悟其
君況以免其父召之雖知其不誠不俟駕而行
固人情也員托以後報而竟不來是促父之死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大夫士去不說人以無罪
而員誘蛇豕之昊蹈宗國發掘陵墓鞭其君屍
不孝與不忠莫甚焉不韋之於李暠正得不共
天下之義而無倒行逆施之罪林宗不務論此
而區區辨其復讎之難易以為優劣豈不謬哉

謁三王廟各獻頌

禹

昔者洚水天下皆是下民罹毒靡所底止匪我斯理亶其魚乎三過其室不子呱呱昏墊是憂胼胝非苦載瀹載疏九有乃土民受厥賜何千萬年將聖有言吾無間然

湯

於皇天乙長發有殷聘賢畝畝學焉而臣網開三面四海歸仁樂天事葛伐夏順人匪明厥德胡信于民格言斯在日新又新

文王

周家積累爰自后稷西伯勃興儀刑四國夷牙就養虞芮質成發揮易象馴致頌聲分三有二不愆服事文在茲乎德其至矣

秦城銘

秦虎咆哮六畢四一愚浮黔首讖惑古月萬里成城有洮尾碣囊括邊雲鉤聯海日牛羊憧憧戎履白骨雨泣愁魂川流怨血民盡瘡痍杵音未絕豈料蕭墻禍成腐孽高赤厥族嬰素其車城故不圮咸京為墟猶蝎之木皮完裏虛雖封以植卒顛且枯材雄識闇嗟乎政乎

息影菴硯銘

重而堅得之天滌以新存乎人

崔春軒壺矢銘

衰虛其心矢直其理匪直匪虛匪壺匪矢必慎必中若虞張機詭遇獲十勝不償譏勿激而墜勿旋而倚君子之嬉君子之規

金樞密思亭銘

翼彼亭斯銘之曰思云誰之思父義母慈萬歲之藏陟焉望之維桑之敬伊蒿之悲蚤夜永慕沒齒匪虧籍爾世祿奉爾天資以滿以傲以教以嬉載瞻斯扁不其惡而子兮子兮尚克念茲

白樂天真讚 [illegible]

[illegible]既竟鬻素亦不[illegible]門泉石飄然獨游

蘇東坡真讚 黃冠橫策坐嘯石上

金門非榮瘴海何懼野服黃冠長嘯千古

松廣李國師真讚 奉教譔

國師乾乾有德與年王命寫像載瞻載虔是身離相是法離詮即圖作贊臣愧斐然

竹軒金政丞真讚

湛乎其曠誅乎其眉高顴渡面頳唇雪鬚斯以

狀貌求竹軒也國耳忘私信而不欺耿介愷悌一子壯衰斯以志節論竹軒也冥得喪齊彭殤神遊八極之外徜徉無何之鄉斯其為竹軒也有可以髣髴於丹青形容於文章者耶

安謙齋真讚 有序

安文成公為世儒宗垂老弱冠一拜於途遂蒙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幾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圍謙齋射策登科由是予一人者交游最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年秋覩遺像悵然書其側

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為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平淡其詩宜其游東菴之門兮位躡二府不為不偶年俯七旬不為不壽惟其任用未究於鈞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所憾焉一丘一壑之放曠足以過庾亮一觴一詠之清真何曾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而難忘覩遺像而益感者也

益齋真自讚

獨學而陋聞道宜晚不幸由己何不自反何德

于民四為國相幸而致之祗速衆謗不揚之貌
又何寫為告爾後嗣一覩三思誡其不幸早夜
以勉毋苟其幸庶幾知免

沔州池臺堂亭銘 郭翀龍少卿作守時所開

君子池 郭君種蓮其中取濂溪說名之

花實同時不染淤泥有似君子見愛濂溪

衢罇臺

民吾同胞橫渠之辭獨樂何樂衢罇在茲

緇衣堂

邑雖十室有信與忠好賢之化比屋可封

康衢亭

澹臺不徑魯論紀之有道如砥君子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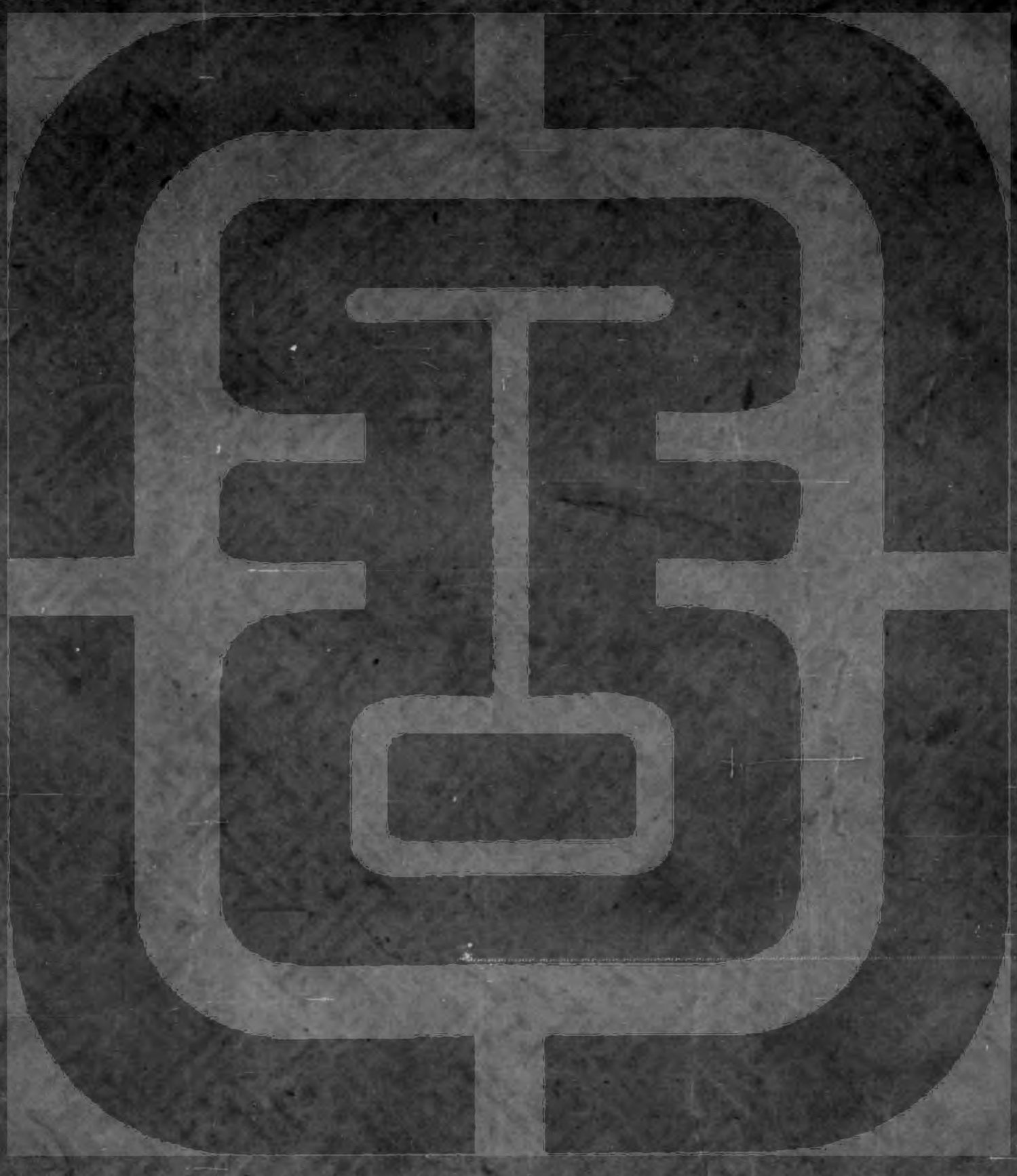
三畜箴

猫箴

既耳而目亦爪而牙穿窬方肆胡寐無吪

狗箴

而尾之媚而舌之舐毋鬬毋戲惟藩之毀

鷄箴

鳴不廢時鬬不守雌啄糞得肥自速人犧